



戏曲本

赤胆红心

湖南省戏曲工作室改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这个戏曲本子是根據湖南省話劇團的同名話劇改編的。劇本描寫湖南瀏陽一帶人民，在馬日事變之後，堅持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擴大革命武裝，打退了反動派的進攻，使革命能夠繼續向前發展。劇本刻畫了趙宏、段虎、谷雲龍等革命英雄形象，對群眾富有教育意義。

赤胆紅心

(戏曲本)

時間 1927年5月至9月。

地点 湖南浏阳一带。

人物 赵宏 农民自卫军党代表, 29岁。
段虎 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27岁。
刘天佑 农民自卫军副队长, 28岁。
谷云龙 农民自卫军队员, 60岁。
張玉堂 农民自卫军中队长, 23岁。
紅姑 农民自卫军队员, 段虎妹, 18岁。
东海 农民自卫军队员, 20岁。
秋生 农民自卫军队员, 19岁。
铁柱 农民自卫军队员, 26岁。
德福 农民自卫军队员, 22岁。
黑子 农民自卫军队员, 19岁。
楊四 农民自卫军队员, 20岁。
段母 52岁。
老大爷 60岁。
老大娘 60岁。
貧生妻 30岁。
自卫军队员若干
群众若干

楊少奎 敵軍團長,32歲。

張丙才 敵軍連長,楊少奎的親信,28歲。

楊善人 楊少奎父,62歲。

楊 母 楊少奎母,60歲。

韓 老 國民黨醴陵縣黨部書記長的父親,63歲。

表姐夫 韓之次子,40歲。

表 姐 楊少奎表姐,34歲。

九姑太 楊少奎的小姑媽,40歲。

楊家眾小孩

楊家的管家

楊家的傭人甲、乙

楊家的丫環

劊子手孫三

王貴生 匪兵。

匪兵甲、乙、丙、丁。

第 一 幕

〔幕啟：人聲，槍聲，小孩哭叫聲，罵聲。群眾數人跑上，匪兵追下。几

个匪兵押几个群众过場，下。段母、紅姑上，兩邊登門。

段 母 (唱) 白狗子又回来蹂躪乡境，
楊少奎逞凶狠屠杀农民，
农协会首当冲令人系念，
我虎儿未回家叫我耽心。

紅姑呀！楊少奎帶白狗子四处杀人放火，你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紅 姑 我去农会找我哥哥去。(欲走)哎呀!媽媽,农会着火了!

段 母 啊哟,坏了。(首先欲去)

紅 姑 (忙)媽,你哪里去?

段 母 找你哥哥去。

紅 姑 我去。

段 母 媽媽去。

紅 姑 女儿去。

段 母 不,女孩家去不方便,在家把要紧的东西收拾一下,我去看看就回来。

(母女两边下。匪軍張丙才押几个群众上。)

群众甲 你們凭什么随便逮人?

張丙才 老子奉了国民革命軍蔣总司令的手令。唔:“凡赤党及参加农民协会者一律格杀勿論。中华民国十六年五月。”听清了沒有!

群众甲 我們犯了什么罪?

張丙才 什么罪!你們胆敢把楊营长的老太爷戴高帽子游乡,这就是天大的罪!

群众甲 那只能怪他是大土豪大恶霸。

張丙才 放你媽的屁。回头老子全把你們枪毙了。来呀!统统押到那边去。

群众乙 老总,我沒参加农民协会。

張丙才 那你为什么把头发剪了?

群众乙 剪头发也有罪嗎?

張丙才 剪头发就是赤党。

群众乙 我不是赤党,老总,你別弄錯了。

張丙才 弄錯了，蔣總司令的命令：“寧肯錯殺三千，不能錯放一個。”

（念）農民協會是赤黨，

剪頭髮的也是赤黨，

你們統統的都是赤黨，

奉命令把赤黨統統都殺光。

走走走！（押下）

（劉天佑上。）

劉天佑 （唱）楊少奎帶兵抖威風，

要找農會倒算反攻，

大禍臨頭我的心慌亂，

（紅姑上。）

紅 姑 劉天佑同志！

劉天佑 快進屋！

（接唱）我有事要找你的老兄。

你哥哥呢？

紅 姑 我哥哥出去好幾天沒回家啦。劉天佑同志，下邊出了什麼事啦？

劉天佑 楊少奎從縣里帶來了軍隊，燒毀了我們的農會，現在，正在到處燒呀！殺呀！唉！唉！不消說了！……啊，紅姑，這裡有人來過嗎？

紅 姑 什麼人？

劉天佑 修鐘表的。

紅 姑 修鐘表的，幹什麼？

劉天佑 我們約好在你家碰頭。

紅 姑 沒有呀！

刘天佑 唉，真糟糕！

(唱) 急惊风遇了慢郎中，

生死关头他失了踪，

三十六計走为上，

我怎能坐以待毙假从容？！

走！

紅 姑 你哪里去？

刘天佑 情况这么紧急，我不能再等他了。

紅 姑 我們呢？

刘天佑 也要走。馬上走。高飞远走，走得愈快愈好，走得愈远愈好！

紅 姑 走？农会怎么办？

刘天佑 唉！还提什么农会，那祸根子現在散都散不及了。哦！紅姑，那份名冊呢？

紅 姑 什么名冊？

刘天佑 农会的花名冊，我交給你哥哥的。

紅 姑 我不知道哥哥放在哪里了。

刘天佑 哎呀呀！

(唱) 糟糕糟糕真糟糕，

連我的性命也难逃，

快找快找你要快找！

紅 姑 一时哪里去找呀？

刘天佑 (唱) 既要找，又要走，我呀我心中好似滾油燒。

唉，等你哥哥回来一定叫他燒掉，一定叫他燒掉。我，我

走了。(剛欲出門，所有脚步声，急驟)

〔趙宏上。

趙宏 (唱) 一路上只听得风声吃紧，
入虎穴我依然神色不惊。
猛抬头柳蔭处土垣茅屋，
按記号此处是段虎家門。

請問，这里是是不是段家？

紅姑 (門內白) 你是干什么的，你找誰？

趙宏 我是修钟表的。

紅姑 修钟表的？刘天佑同志，修钟表的来啦！

刘天佑 来了？請問，带来了烟袋脑壳沒有？

趙宏 带了，請抽烟。

刘天佑 請問五……

趙宏 五大洲，欧美亚非澳。(開門)

刘天佑 你是？

趙宏 我？——(望紅姑) 这位是誰？

刘天佑 自家人。你是：

趙宏 我叫趙宏，是省里派来的。

刘天佑 我就是刘天佑。

趙宏 哦，好极了。

紅姑 好吧，你們談談吧，我到外面去看看。

刘天佑 趙宏同志，我正着急呢，幸亏你来啦。

趙宏 刘天佑同志，这儿的情况……

刘天佑 嗯，不妙！

(唱) 昨日里分田地欢声雷动，

今日里白匪軍血洗全村，
眼目下日无光烏云滾滾，
我只覺黑茫茫不見前程。

老赵，农会被楊少奎燒了，三千多會員抓去了一千，杀了三百多，哎，你看何去何从？

赵 宏 怎么？你，你怎能这样心慌意乱？

(唱)黎明前天昏暗不过一瞬，
站得高看得远前途光明，
尽管那反动派城乡蠢动，
我和你还应该站定脚跟。

刘天佑 哎呀！想不到城乡一般同呀！

赵 宏 唔。虽然許克祥等这一班东西，背叛革命，在长沙屠杀工农，但是，吓不倒我們革命者。

(接唱)反动派愈行凶愈見无用，
毛委員主意高指导英明，
星星火可燎原高言卓論，
只要我率农民武装斗争。

刘天佑 (唱)拿起武器与敌拼？(闻枪声，惊)

敌强我弱怎能行？

老虎嘴边把須撥，

好比引火自焚身！

赵 宏 (唱)虎豹横行就应打，

你不伤虎虎伤人，

只要群众发动好，

不愁恶虎不遭擒。

刘天佑 这样乱哄哄的，到哪里去找群众呢？

赵 宏 你我去找农会的骨干去。

刘天佑 也好，那我们先到后山去找谷云龙大伯去。

赵 宏 好，走。

紅 姑 白狗子来啦，快到里屋地窖里去躲一躲。(嘆)略略。

[匪兵上。

匪兵甲 喂，你干什么？

紅 姑 我两只鸡不知跑到哪去啦。

匪兵乙 到屋里去看看。

紅 姑 (机智地)喂！哪个过路的，那里不好走呀！下面是悬岩，掉下去就没命啦。喂！

匪兵甲 誰？你在喊誰？

紅 姑 你看，那个人真怪，告诉他那里不好走，他非走那里不可。

匪兵甲 是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嗎？

紅 姑 是呀。你们是同路的嗎？

匪兵乙 什么同路的，他是个共产党。

紅 姑 啊，是个共产党？

匪兵甲 走多久啦？

紅 姑 刚过去。

匪兵甲 在哪儿？怎么看不见？

紅 姑 哎呀，滚到石头后面去了！

匪兵乙 快追！

紅 姑 老总，天黑啦，我给你弄个火把去吧。

匪兵乙 什么火把不火把。(下)

紅 姑 (进) 走啦。

赵 宏 (唱) 革命姑娘真机警，

紅 姑 (笑唱) 白匪蠢笨笑煞人，

刘天佑 (唱) 一場虛惊吓得我难安定。(進前)

紅 姑 (唱) 急得我渾身冷汗淋。

赵 宏 姑娘，不要急，我們馬上把农会的人組織起来跟白狗子干！

紅 姑 对！

刘天佑 我們到谷大伯那儿去了，你哥哥回来，叫他急速到那儿去找我們。

紅 姑 刘天佑同志，那份农会名册还燒掉嗎？

刘天佑 不，叫你哥哥一块帶了去。

赵 宏 燒掉？誰說要燒掉？我們馬上要根据名册，把农会的人組織起来，和楊少奎白狗子干！

紅 姑 那就好哇！

[赵宏、刘天佑下。段母急上。

段 母 紅儿！不好了。

紅 姑 媽，怎么啦？

段 母 唉！

(唱) 楊少奎逞凶暴血洗全村，

奸淫燒杀反攻倒算到处橫行，

二順子被杀死在农会大門外，

段虎儿被捉去送进牢門，

到如今好与歹难定生死，

急得我心如火焦虑万分。

唉，虎子的性子暴，脾气躁，楊少奎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这怎么是好？

紅 姑 媽，我去打听打听。

段 母 回来！你要送死去呀！

〔張玉堂、段虎上。〕

張玉堂 开門。

紅 姑 誰？

段 虎 我，是紅姑嗎？

紅 姑 是虎子哥。媽，哥哥回来啦！

段 母 虎子？啊，虎子！

（唱）見虎子不由我眉开眼笑，

問我儿因何故覺得脫逃？

段 虎 （唱）楊少奎捉住我打入死牢，

玉堂弟幫助我翻牆而逃，

恨豺狼害农民此仇必报，

張玉堂 （唱）快拿斧砸开这脚鐐手鐐。（帶嫌）

段 母 （唱）多劳你幫助他生命得保，

張玉堂 （唱）救虎哥理应当怎敢言劳？

想当年我媽死亏您养教，

虎子哥我与他賽过同胞。

段 母 （唱）楊少奎倘知道你怎得了？

張玉堂 （唱）穷人子骨头硬一肩承挑。

段 母 唔！你們赶快找个地方躲躲才是。

段 虎 往哪里躲呀。現在哪里也不保險，只有組織些人跟他們
干！

張玉堂 对！

紅 姑 对。刚才刘天佑同志来找你，省里又来了个人。他們也是說，要組織起来跟白狗子干。

段 虎 人呢？

紅 姑 現在到后山谷大伯那里去啦，要你馬上找他們去。

段 虎 好，說干就干，我找他們去。

張玉堂 你在家歇着，我有这个方便些。（指国民党軍衣）

段 虎 好，你快去吧。

〔張玉堂下。

紅 姑 哥哥，劉天佑同志說，還要帶农会會員名冊。

段 虎 在地窖里。

〔人声，狗叫声。

段 母 快到地窖里躲一躲。

〔段虎下。

〔楊四、楊少奎、楊善人、張丙才、匪兵同上。

楊善人 （唱）恨前日戴高帽游乡丢丑，

喜今朝枪在手怎肯甘休，

楊少奎 （唱）穷光蛋共产党罪恶魁首，

要狠心杀絕了日后无忧。

楊善人 这是押着我戴高帽子去游乡的段虎家，他家都是赤党，这口恶气一定要出。

楊少奎 好哇！

（唱）狭路相逢仇人到，

我要斬草除根一个不留！

張丙才！

張丙才 有。

楊少奎 進去！見人就綁，把他們活活扒皮，破肚，開膛。

匪兵乙 開門，開門！怎麼都死絕啦？

段 母 誰呀？

匪兵乙 誰呀，他媽的楊老爺駕到，快開門。（一槍托將門撞開）

〔衆涌進。〕

段 母 你們要干什么？

楊少奎 他媽的裝的倒象。快把你那土匪兒子交出來，饒了你這條狗命。

段 母 你們不是把他抓走了嗎，我還向你要人呢。

楊少奎 他媽的，土匪婆，別裝腔啦。給我搜。

匪兵乙 報告，屋裡沒人。

楊少奎 快說，你那土匪兒子藏到哪去了？

段 母 不知道。

楊少奎 老不死的东西！（推倒段母）

紅 姑 媽！（扑上，匪兵拦住）

楊善人 這是誰呀？

管 家 這是段虎的妹妹。

楊少奎 拖出去。

楊善人 慢着，把她留下。

紅 姑 媽！

段 母 紅兒。

段 虎 （沖出）住手！

楊善人 段虎！快抓住他！

楊少奎 讓開，看我的。

〔开打。段虎与匪众斗；红姑用镰刀砍伤杨善人的腿。

段虎 红姑！（拉住红姑欲出门）

〔杨少奎带匪兵乙上。段虎、红姑进内屋，杨少奎过场找。

杨善人 哎呀，我的腿。

匪兵乙 报告，屋里的墙推倒啦，段虎跑了。

杨少奎 跑啦，一群废物，快追，一定要给我抓回来！杨四，你带路。

杨善人 哎哟！

杨少奎 爹，怎么样？

杨善人 我这腿的筋断了。哎哟——

杨少奎 他妈的，还不快抬老太爷回去。

〔众匪兵抬杨善人下。

杨少奎 （唱）适才间遇凶顽损兵折将，

仇未报父受伤脸上无光，

愧与恨两难堪肝火涌上。

来呀！快把那批农会的家伙带过来。

张丙才 押上来。

〔众匪内应：“是。”押段母及群众上。

杨少奎 （唱）牵过去都枪毙统统杀光。

唔，那个土匪婆子呢？

匪兵甲 在这啦。（推段母上前）

杨少奎 哼哼，你这土匪婆子，听见了吗？快去叫回你那土匪儿子，杨老爷开恩，留下你的老命。

段母 呸！杨少奎，你这害人、杀人、吃人，吃黑了心肝的禽兽。你想用死来哄骗老妈妈么？——老妈妈是不怕死的！

楊少奎 去你的罢。(开枪击段母倒地)

众 段伯母呀!

楊少奎 統統給我枪毙。

〔众匪兵枪击群众。〕

楊少奎 跟我追段虎去。(引众匪下)

〔群众上,認屍哭喊:“他爹”“哥哥”“……”〕

〔段虎拉楊四上。紅姑、东海、谷云龙、赵宏等同上。〕

段 虎 誰不知道你是楊善人本家。

楊 四 天哪!我的家打从我爹手里就敗了,我也是个穷光蛋。

段 虎 你为什么要給楊少奎带路?嗯!

楊 四 虎子哥,我是楊少奎跑腿当差的。他要我打灯笼,我不得不来呀。

东 海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楊 四 我楊四对天发誓:我再也不給楊家干事啦,以后我一定为乡亲们效劳,立功贖罪。

东 海 看他那样子!

紅 姑 (見段母)啊呀,哥哥快来。媽媽呀!

(唱)見媽媽遭毒手泪如泉涌,

恨强盜逞凶殘咬碎牙根!

媽媽呀!(哭)

段 母 (唱)虎儿呀紅儿呀不要悲慟,

杀母仇穷人恨儿要报清。(死去)

紅 姑 媽呀!

段 虎 媽,我一定报此血海深仇!

〔奏哀乐。娃娃哭声。〕

众 大嫂，大嫂！

貴生妻 乡亲们，我丈夫叫王貴生，被狗子抓走，渺无音訊，我家只剩下小丁这个月里毛毛了。我完了，求乡亲们，撫子成人，报仇雪恨！孩子，給你这个鐺子，日后小丁长大成人，叫他給我报仇！（死去）

赵 宏 乡亲们！

谷云龙 虎子，乡亲们，这是省里派来的赵宏同志。

众 赵宏同志！怎么办？

赵 宏 父老姐妹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叛变，到处屠杀我們工农兄弟，我們要馬上組織起来，組織农民自卫軍，拿起武器，跟他們干！

谷云龙 这是咱們农会的紅旗，屬老虎的站出来！参加农民自卫軍，咱們一块干！

众 我干！

我干！

有我一个！

楊 四 乡亲们，我也参加。（众疑惑的看着）

紅 姑 大伯，我跟你們干！

谷云龙 行，好样的！

众 我参加，算我一个！

段 虎 好乡亲们，咱們組織农民自卫軍，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坚决打垮反动派！

众 好！

段 虎 走，上豹子岭。

（幕落）